

从展览看上海篆刻

徐正濂

介绍上海篆刻，很少不提起“上海曾经是 中国篆刻的半壁江山”。这如同说咱们祖上很有钱，无疑是一种荣誉一种光彩一种身份的象征。然而曾经只是曾经，更重要更实际的，是要冷静思考：咱们现在还有钱没钱？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或可以说就是一种摸底；目前的上海篆刻还有多少“钱”？

本次篆刻展收到来稿 214 件，最后展出 100 件，入选率算很高了。而 214 件投稿在上海 3500 万以上户籍常住人口加外来常住人口中，仅占了 0.0006%。社会响应不算热烈，其实反映的是小众艺术篆刻“人口”在上海的微薄。忆昔 1983 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征稿评比，全部来稿 4027 件，上海投稿是 443 件，而当时的上海总人口估计不到现在一半。因此以篆刻队伍的量来比较，上海比 34 年前还是差距很大的。

以篆刻作品的质而言，这次展览的作者上至 103 高寿，下抵二十多岁少年，跨度很大，特别 103 岁作者是开创纪录的。作品则沿袭了海派篆刻的传统，风格多样，形式丰富，而且大多数作品中中规中矩，有古有今。六十岁以上的手名宝刀不老，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作者也表现得活跃，比如新成立的篆刻小团体“海上小刀会”，勇猛精进，努力创新的态势强健。而更年轻一代的作者托庇于受教育程度高，学习资料丰富，传媒发达，普遍表现出基础好，取法正的优势，提高和发展的后劲充沛。整体来说，和兄弟省市相比，我们在篆刻上似乎并不太落后，明显强于书法。

但是和 80 年代相比，质的距离也同样存在。一是如来楚生先生那样一览众山小、全国钦仰的大师，我没有看到出现之端倪。二是“优势项目”没有守住。比如元朱文，“当代第一”的陈巨来曾经是上海的辉煌招牌，而此次篆刻展不乏元朱文，但是多属平淡而已，特别突出而有新意的作品似乎缺如。检点篆刻队伍，全国最优秀的元朱文作者，已经并非属于上海了。三是 80 年代的上海篆刻，可以说引领潮流，引领全国篆刻的发展。现在我们决不敢这么言说，但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上海梦”。当代中国篆刻发展有突破性进步的是古玺类印章的创作，而上海篆刻在这方面却恐怕反而是弱项。所以，我们要振兴上海篆刻，努力要做的，首先是融入中国篆刻发展的潮流，融入潮流才有可能走到潮流的锋头上去，重铸辉煌。

这次上海篆刻展，是首届，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我们上海篆刻人才队伍和创作现状的一次大检阅。送稿作品 214 件，加上几十件邀请作品，老、中、青阵容依然坚实，风格谱系正在拓展，对于上海的篆刻展事来说，是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气象。有幸在展览之前看到全部的稿件，作为上海的一个篆刻老作者，觉得眼界大开也感到十分振奋，内心当然有不少感触。

篆刻，在上海文化艺术领域是一支小众。但如果站在中国人篆刻史的立场上看，她却曾经有过万水朝宗的地位，却是明清以后中国都市印学发展的标杆。上海的篆刻名家群体也是这个城市历史血脉中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今天评审大厅所看到的场面，使我想到了文脉的延续和重振这个命题。

近现代海上印坛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发育到繁盛的历程。海上篆刻成为明清以后篆刻艺术人才汇聚的新地标和新高地。而在一度风雨萧索的年代，海上印坛老辈仍在，传承仍在，地火仍在。寒寒过后，书法篆刻艺术复兴大潮涌起，海上老中青篆刻家队伍依然站在了当代中国印坛的前沿，以深厚的积淀、多样的风格和继往开来的高度引领着一时新潮。新时期之初，上海策办的展赛、出版的专业

书刊，组织的包括函授在内的教学培训，因应了当时在全国兴起的青年爱好者研学篆刻的热望，海上篆刻、海上印学的辐射力再度获得传统艺术界整体的认同。无论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以革命的名义组合的创作队伍，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走向印坛的新兴力量，都成为构建当下海上篆刻与印人群体实力与高度的基石。

历史回眸使我们认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会沉缅于过去，我们也要眼观全国。当代中国篆刻薪火经过新时期三十多年的传递，已非明清江南士大夫文化的格局。南北交融的速率加快，其他一些地区的后发优势早已显现出来，这就使海上印人群体创作力量的比较优势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挑战。艺术前行，波浪发展。无庸讳言，由于海上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生态、机制的缺失，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上海书法篆刻展的篆刻稿

行们，感谢你们把手中的选票无私地投给了我，使我有今天的获奖机会，是对我今后在篆刻艺术创作探索、发展之路，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帮助，是一种鼓励。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仍需努力。

再一次谢谢你们！

孙玉春：继去年入展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后，今年又有幸获得上海首届篆刻艺术展提名奖。我以此为荣，同时也感到学习的压力。

2014年夏天，时隔二十八年，在不惑之年，我重新拿起了篆刻刀学习篆刻艺术。“回归”艺术，这是我出自内心的记忆，儿时的理想。从此，临印、习书、创作、请教，成为我工作之余一种忙碌的新常态，丰满而纯粹。

如痴、如醉、如狂的三年，我要感谢我的老师韩天衡先生和百乐雅集各位同门，感谢亦师亦友的徐庆华老师、朱培尔老师和各位师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抬头仰望，艺术之山却愈来愈高，我明白，懵懂学步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也期待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培养自己独立而自由的艺术追求，愿自己在艺术的道理上走的再远一点！

程建强：篆刻之道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就是大家初学篆刻时所困扰的学什么？如何学？我认为初学者当规规矩矩从临摹秦汉印是正道，挑选汉印中平正一路的经典作品进行学习，用心手感悟其朴厚的神韵。直到临摹到位为止。然后再学习古玺、封泥、半通印、将军印等有特点的、有趣味的印章去临摹，感悟其奇肆天真、自然天成的韵味。以上两步是具备从临摹走向创作的基本条件。

篆刻作品要吸引人，打动人绝非易事。除了秦汉印的深入学习之外，还要认真学习掌握篆刻理论知识、各家流派的特点，要选择几家喜欢的认真研习。我先后从汪关、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作品中汲取营养，存储能量；还有就是不能放松书法的学习，篆刻作品毕竟是一根线条组成的，要赋予线条的生命力和张力，不学书法甚至会导致作品“营养不良”，缺乏内涵和神采。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是“博而后发”的持续积累，是作者决定作品创作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此次参评的作品中以古玺印为主，其中一方五公分大印“神气在刀笔之外”可谓道出我研习篆刻的心声和追求。

如痴、如醉、如狂的三年，我要感谢我的老师韩天衡先生和百乐雅集各位同门，感谢亦师亦友的徐庆华老师、朱培尔老师和各位师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抬头仰望，艺术之山却愈来愈高，我明白，懵懂学步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也期待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培养自己独立而自由的艺术追求，愿自己在艺术的道理上走的再远一点！

张铭：其实要说获奖感言，还真没有，因为刻印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展览或没有获奖，印还是要刻，生活还得继续，由此想到了心高气盛的悲庵也刻过“为五斗米折腰”。当然刻印也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艺术的目的不能太讲实用，不然就显得不够档次了，不忘初心，才能走的更远。印刻了三十多年，也思考了三十多年，思来想去，只为求变，二十多年前获全国奖的作品如今已不能直视，变则通，不变则死，道理浅见行则不易。我以为创作要有“吃在嘴里，看在锅里”的图谋，人可以在同一条道上往返运行而不厌其烦，艺术创作却不能始终在一种程式下重复为之，既徒然无味，也很无聊，惯性思维于篆刻创作的某个阶段不能一直下去，一个“创”字了然于心，故换个角度反向思考可能更有利于进步，希望自己保持这份清醒。

施元亮：有幸获得“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的提名，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又感到无比的幸运。看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了认可，内心充满了快乐感和成就感。我也从中享受到了一个篆刻艺术爱好者的快乐。在这里，我首先要感激的是我的两位恩师陈巨来先生和方去疾先生，是两位恩师无私地将中国篆刻艺术中的传统技法传授给了我，才有了我今天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同时，我要感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领导和同

上海书场通信

回眸与前瞻

孙慰祖

书刊，组织的包括函授在内的教学培训，因应了当时在全国兴起的青年爱好者研学篆刻的热望，海上篆刻、海上印学的辐射力再度获得传统艺术界整体的认同。无论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以革命的名义组合的创作队伍，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走向印坛的新兴力量，都成为构建当下海上篆刻与印人群体实力与高度的基石。

历史回眸使我们认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会沉缅于过去，我们也要眼观全国。当代中国篆刻薪火经过新时期三十多年的传递，已非明清江南士大夫文化的格局。南北交融的速率加快，其他一些地区的后发优势早已显现出来，这就使海上印人群体创作力量的比较优势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挑战。艺术前行，波浪发展。无庸讳言，由于海上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生态、机制的缺失，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上海书法篆刻展的篆刻稿

行们，感谢你们把手中的选票无私地投给了我，使我有今天的获奖机会，是对我今后在篆刻艺术创作探索、发展之路，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帮助，是一种鼓励。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仍需努力。

再一次谢谢你们！

孙玉春：继去年入展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后，今年又有幸获得上海首届篆刻艺术展提名奖。我以此为荣，同时也感到学习的压力。

2014年夏天，时隔二十八年，在不惑之年，我重新拿起了篆刻刀学习篆刻艺术。“回归”艺术，这是我出自内心的记忆，儿时的理想。从此，临印、习书、创作、请教，成为我工作之余一种忙碌的新常态，丰满而纯粹。

如痴、如醉、如狂的三年，我要感谢我的老师韩天衡先生和百乐雅集各位同门，感谢亦师亦友的徐庆华老师、朱培尔老师和各位师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抬头仰望，艺术之山却愈来愈高，我明白，懵懂学步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也期待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培养自己独立而自由的艺术追求，愿自己在艺术的道理上走的再远一点！

程建强：篆刻之道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就是大家初学篆刻时所困扰的学什么？如何学？我认为初学者当规规矩矩从临摹秦汉印是正道，挑选汉印中平正一路的经典作品进行学习，用心手感悟其朴厚的神韵。直到临摹到位为止。然后再学习古玺、封泥、半通印、将军印等有特点的、有趣味的印章去临摹，感悟其奇肆天真、自然天成的韵味。以上两步是具备从临摹走向创作的基本条件。

篆刻作品要吸引人，打动人绝非易事。除了秦汉印的深入学习之外，还要认真学习掌握篆刻理论知识、各家流派的特点，要选择几家喜欢的认真研习。我先后从汪关、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作品中汲取营养，存储能量；还有就是不能放松书法的学习，篆刻作品毕竟是一根线条组成的，要赋予线条的生命力和张力，不学书法甚至会导致作品“营养不良”，缺乏内涵和神采。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是“博而后发”的持续积累，是作者决定作品创作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此次参评的作品中以古玺印为主，其中一方五公分大印“神气在刀笔之外”可谓道出我研习篆刻的心声和追求。

件出现数量下降，作者平均年龄上升的现象；本市作者参与全国性展览如全国篆刻展、西冷印社展的投稿占比也渐处低位，有的评论者更提出了对于艺术风格同质化走向和群体创新动力弱化的深层忧虑。思考与对策同时存在。上海书法篆刻如何保持地位、重振优势，成为近年专业圈内各方面人士关注的大题目。由去年的书法篆刻大展再到此次的篆刻展，作为参与两次评审工作的笔者，明显感到情况正在变化，现象正在预示前景。

本次篆刻专业展也可以说是 对上海篆刻群体再出发的一次大动员。一些多年疏淡于群体展览活动资深作者，也拿出创作新成果，令人注目；多位近年活跃于印林的中年“老刀手”，呈现出创动向，也让人耳目一新；若干“新名头”作者的又一表现是，借鉴取法分流，勤于技法探索，创作观念勇于摆脱地域流习，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这些老作

盛兰军：篆刻，比较书画而言，可以算是小众的了。一是源于受众，一是源于其创作难度。技法的层面其实并没有多少的难度，难在作者对书法，特别是对古文字的认识。尤其是其对篆刻艺术内涵的认识，甚至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综合修养（外延）直接引导着篆刻的创作取向。

一闻师曾经说过，篆刻一艺，不二的法门，唯有以经典为参照，方可保持审美的正确。从 2007 年的上海市优秀青年篆刻家作品展算起，十年间的学习和探索让我益发的体会到了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期间，我把取法的对象始终坚守在秦汉之间，以之为根本，间以己意略作生发。当然引经据典而外，不断的勇于探索，是每一个艺术作者必须的追求。近来，我也正重新审读经典，梳理学习古文字，并且旁涉其他，以期获得新的创作灵感，得以攀上更高的艺术之峰。

李 滔：一切艺术形式的美，都体现创作者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它的根源。西汉文学家扬雄说“言者，心声也；书者，心画也”。篆刻亦如此，也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作者在每一个只有将真实的情感融入刀下线条，融于挥刀的创作中，冲、切、动作之中，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能从不同角度引起欣赏者的共鸣。我印作的线条大都割凿猛利，疏密对比强烈，这也与我军营生活环境和动静分明的习性相关，但是要提升作品的层次，还得靠内在的修炼。在篆刻艺术得到越来越重视的今天，尤其是海派篆刻在全国风向标的地位，更应不断加强内在修养，向前辈学习，向传统学习，向经典学习，努力创作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

张 青：近年来刻印比写字多，因为有了孩子后时间都变成零碎，写字需要大块连续的时间，而刻印有个好处，构思印稿和刻印可以分成两个步骤，于是可以边走边思考，不走刀走走心，一有时间便可挥刀就之，实在也是无奈的办法。

对于印章的风格，我尤其倾心于先人秦古玺，喜其天然率真的结字，浑然古朴的线质，妙趣横生的空间。纵观历史，真正一流的艺术家都能与古为徒，并能食古而化的，前者易，后者难，所谓“遗貌取神”是一种高境界。我感到学习古人的经典作品，就仿佛照一面古鉴，自我的心性并与审美往往在此过程中得以显现，学习古人的同时也在发现自我，找到契合自己气质的路数尤为重要，当然印也如其人也，气质有时也是与

者关注和思考的。现场评委的共同感受是：此次送稿作品普遍水平超出了心理预期，较少通常评审中比例不小的“俗格”，本市书法界断决定增加展厅，扩大入展名额，是明智而有魄力的举措。老中青作者充分展示艺术于此次首届展，相信将是海上当代篆刻实力的全面呈现。

评审工作完成后。我对参与投稿的青年新作者的来源颇感兴趣。了解的结果与我的预估是接近的，这些作者中，除了个别师徒授受以外，相当一部分经历了包括书协举办和其他社会团体举办的书法篆刻专业培训、研读，本市艺术学院专业学子在此次展事中表现十分可喜。传授、教育是春播，它的效应正在显现出来，还将继续显现，展览是秋收，也是继续播种的启示，相信此次展事首先将在上海的篆刻爱好者队伍中产生后续效应。我由此省悟到：上海篆刻多年来已经生成一股大有希望的“潜流”，现在跃出水面。这些年轻作者坚守、坚持，海上篆刻的承前启后，提升发扬，是大有可为的。

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优秀奖提名作者获奖感言

身俱来的。有印壇前輩把篆刻形象地比做“亭子間”的藝術，尤為貼切。印章最能體現一位藝術家的巧思，因為在如此有限的空間內需要作者具備書法的功力，畫面構成的能力，同時篆刻的內容及邊款又體現了作者的學識見地，修養氣度。實在是小中見大，其樂無窮。時間太有限，這輩子看來不能大步流星，但求小步徐行了。

黃志峰：
侥幸荣获首届篆刻展提名奖，对于不大投稿的我来说，实在是个大惊喜，记得前次投稿入展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大阪交流展”的事了。感谢书协提供了这个平台！感谢评委老师对我的厚爱！
这次参展作品全部选自我的《佛说四十二章经》篆刻组印，它是上师大秋石印社卅周年社庆系列丛书之一，感谢贞石兄的鼓励和督促，该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历来篆刻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无不追求鲜明的个人艺术面目，其中的艰辛，非道中之人可以体味的。回顾三十年来的学习历程，最想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吴友琳先生，这么多年来，老师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诲，是我逐步成长的信心和方向！我会倍加珍惜这次获奖的机会，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努力提高自身技艺水平，走出自己的成熟路子，攀登新的高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田驰远：
作为一名 90 后参赛者，能够获得本次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提名奖我感到万分荣幸。我从小学习书法和篆刻，在篆刻学习之初临摹赵之谦印风，当我初次看到牧甫印章后便被深深吸引。牧甫用刀变幻莫测，所刻线条极为光洁秀润、富有吉金铜器韵味，古意盎然，白文线条起止处，又常露尖挺刀锋痕迹。这种大巧若拙、含蓄又不失锐劲的风格与自己的性格十分相似，故甚是喜欢，便开始临摹，并以此作为自己篆刻学习的基石，最终以牧甫印法创作自己的作品。在整个篆刻学习过程中，正是通过我的老师唐存才先生的指导和教诲，使我对黄士陵印章的特点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随后篆刻边款也逐渐向牧甫印风靠拢，以单刀行笔，推刀横向取势，且多以长短平直线组合的形式出现，与印章整体风格统一。

此次获奖要感谢我的老师、同道师兄以及家人的鼓励与支持，也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篆刻作品的阶段性肯定。此次荣获提名奖将成为我篆刻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必将激励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同时，我要感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领导和同

上不断探索提高，闯出一条新路。

不久，由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与清军曾在江南一带反复厮杀，江浙一带的客商纷纷往上海迁徙，原先繁荣兴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被日益崛起的上海所替代。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接替父业的傅寿生，也将原苏州总店迁往上海。由于上海的周虎臣分店经过 33 年的打拼，已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 1911 年由家政变革，兄弟俩分户自营，老大傅寿生的店铺定名为“周虎臣寿记”，傅锦云也在原周虎臣的牌号后面，加上“锦云氏”之名号。不过市场并不管谁长谁幼，认的是品牌和质量，更何况有之前三十多年打下的基础，因此在上海滩，尤其是书画界、名人圈中大多认的周虎臣主要还是锦云氏。

傅锦云到晚年已把笔庄交由儿子傅洪初掌管打理。不过，应该说周虎臣笔庄自他掌业起六十年的一个甲子里，正是上海笔业风起云涌、群雄相争之期，有民国初期的海派文化黄金期，也有日寇入侵、铁蹄蹂躏的寒冬期，然而周虎臣始终在上海制笔业中占据老大的地位，源于他的海派创新理念和制笔技艺。

正如在申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周虎臣的笔和曹素功的墨，如果不到上海，不与海派文化结合，就不可能有今天海派笔墨的辉煌”。而傅锦云无异是此中披荆斩棘的开路人、先驱者，在周虎臣笔庄三百多年十数代的传承中，他是仅次于创业者周虎臣的另一重要的人物。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周庆友决定把家业传给外甥，傅日清决定到上海开设分店，后又决定周虎臣笔庄当一面，接连三步正确的决策，为周虎臣笔庄的中兴，更为开创海派制笔的新辉煌铺平了道路。